

纪念施康强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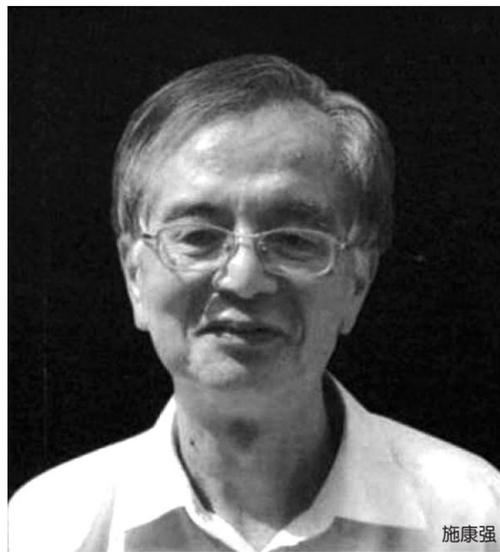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

□胡承伟

施康强一辈子都在做翻译工作,更多是在外文出版局与中央编译局从事中译法的工作。学习外语的人都知道,翻译中最为困难的便是中译外,尤其像施康强这样的人,一生中极少有机会在外国生活,对所译语言缺乏直接的体验。难怪他在晚年曾经谈到他和青年译者的一些差别时,很为痛惜自己年青时没有机会到法国深造,到五六十岁时偶尔到巴黎也很难弥补语言上的亏缺。尽管如此,1992年我在巴黎和施康强相见时还是以朱生豪为例,着实夸奖了他一番,把他比作当代的朱生豪,虽然没有在法国的生活经验,依然译出最有品味的法国文学瑰宝。如同上

院(合译)、布罗代尔《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(合译)、让-雅克·白罗松《法郎士私记》等。施康强曾表示,没有一个民族像现代中国人那样,给了杰出的文学翻译家那么高的荣誉,我们给名作家出文集、全集,也给名翻译家以他们的名字出译文集:《傅雷译文集》《杨绛译文集》等。还有一套中国名翻译家自选集。这些译家让读者一看就放心、就喜欢。施康强接着反问,社会如此厚爱,译者们又是如何回报呢?一个译者出大名,需要才情、学问、勤奋、机遇,更需要一种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敬业精神。

说《挑战》时,常常因为把握不住求助教于他,都能得到很好的回答。施康强一辈子都在勤恳笔耕,以自己的译作实践了他主张的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敬业精神,在他的一些散文中也提出了翻译的一些规则。比如,他在《等待林琴南》一文中认为,一部中国翻译史,是必须从林琴南写起的。人所周知,这位畏庐先生,冷红生,不懂任何一种外文,全靠他人口述,他用古文笔录,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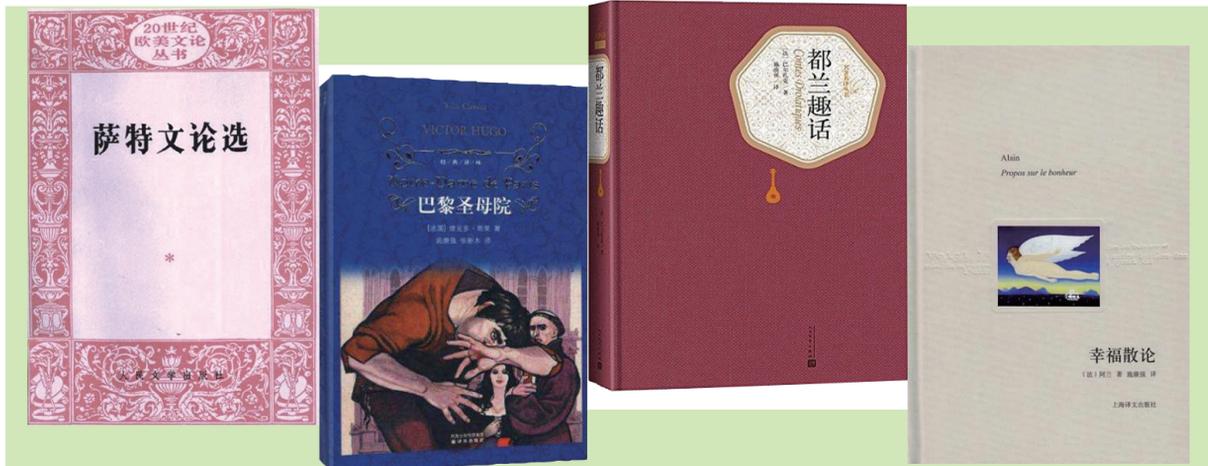
施康强

施康强匆匆辞世已有多月,眼前不时浮现和他交往的一些情景,最忘不了的是他在一篇文章中的文字:十几年前,施康强在《后傅雷时代》一文中说,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,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。

文章传到巴黎,令我忆起上世纪60年代和他同乘火车回上海的一些对话。那时,出版界气氛比较祥和,推出了不少外国名著,刚被摘掉“右派”帽子的傅雷的译作也受大学生喜爱。施康强和我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的法语系学生,他比我高三级,是有名的才子,因为都来自上海,暑假回家有幸同坐一班火车,路上听他大摆龙门阵,我是低班的,自然只有听他说的份儿。记得他对当时外国文学翻译界颇多评论,说有的老先生在译作中大段大段漏译,有的老先生看见风景描写就跳过去,等等。他批评的老先生也有北大的老教授,也一律不吝。当时我印象最深的,是他对傅雷的推崇。他说,文学翻译中的精品就是傅雷的译作,我们恐怕一辈子都赶不上。

施康强在《后傅雷时代》一文中说,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(年龄约从50岁到70岁)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。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。后来学了法文,对翻译有兴趣,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。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准,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,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。傅雷不仅提倡,也确实达到了“化境”。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这段话比起他四五十年前在火车上随意的评论要深刻、完备多了。

在中国众多文学翻译家中,施康强从大学时代开始,直到他从事翻译几十年,都在推崇傅雷,他甚至认为,“在傅雷之后,或许有几部译著堪与傅译比肩或抗衡,但是像傅雷那样倾毕生全部精力从事文学翻译事业,其译文在母语中成为典范的大师,怕是很难产生了。”他不无嘲讽地指出,傅雷之后的文学翻译迎来了空前繁荣、高手如林的盛况,也有鱼龙混杂、泥沙俱下的尴尬,许多译本成文草率,乃至错误百出。造成这种局面,既有出版社的原因,也有译者本人的素养问题。出版社为抢占市场,往往限定译者在几个月内完成几十万字。而一个优秀的文学翻译家除了熟练掌握外语和驾驭母语,还需要有多方面的文化知识储备。当代翻译家中不乏外语专家,但是少见通才。



世纪40年代的朱生豪,从未踏出国门,只是躲在书斋里,硬是拿出十多集的莎士比亚诗剧译作,成为享誉数十载的名篇。

二

我们今天谈论施康强的翻译,更多的是侧重他的法译中的部分,这是中国读者会面对的。改革开放几十年,外国文学翻译界新人辈出,像施康强这样教育背景的译者渐渐淡出。但是,施康强的译笔毕竟占领中国文学界半个世纪,仍将影响几十年。粗略计来,施康强出版的译著有:(清)黎庶昌《西洋杂志》(中译法)、《萨特文论选》、巴尔扎克《都兰趣话》、阿兰《幸福散论》、雨果《巴黎圣母

院》(合译)、布罗代尔《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(合译)、让-雅克·白罗松《法郎士私记》等。施康强曾表示,没有一个民族像现代中国人那样,给了杰出的文学翻译家那么高的荣誉,我们给名作家出文集、全集,也给名翻译家以他们的名字出译文集:《傅雷译文集》《杨绛译文集》等。还有一套中国名翻译家自选集。这些译家让读者一看就放心、就喜欢。施康强接着反问,社会如此厚爱,译者们又是如何回报呢?一个译者出大名,需要才情、学问、勤奋、机遇,更需要一种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敬业精神。

说《挑战》时,常常因为把握不住求助教于他,都能得到很好的回答。施康强一辈子都在勤恳笔耕,以自己的译作实践了他主张的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敬业精神,在他的一些散文中也提出了翻译的一些规则。比如,他在《等待林琴南》一文中认为,一部中国翻译史,是必须从林琴南写起的。人所周知,这位畏庐先生,冷红生,不懂任何一种外文,全靠他人口述,他用古文笔录,

实,在施康强看来,不论是等值的还是再创造的翻译,都是严肃的翻译。只要严肃翻译,风格可以多样,不必求得一样。他最痛恨的便是翻译界中常见的“抄译”,将现有的译作改写一遍,这是万万不可倡导的。

三

施康强从事翻译工作几十年,不论是中译法还是法译中,都是高手。可是,他为人谦和,有的翻译内容,他不敢涉及。这就是上海作家金宇澄的成名作《繁花》。虽然他对《繁花》很为喜爱,评价甚高,却跟我说,他没有能力将《繁花》译成法文,我当时颇为愕然,心想,你驰骋译界几十年,从小生活在上海,后来到北京读大学,便一直定居京城,应该对吴语京腔颇为熟悉,又精通法语几十年,怎么就译不了《繁花》呢?他的回答也很简单,因为金宇澄的作品中,有许多用词没有办法在法语中找到对应。如果找不到相对应的法语,便会失去《繁花》的韵味。他说,翻译的一个最重要要素,便是尽最大可能保留原著的韵味。

施康强一辈子以翻译为职业,但是他更喜欢别人称呼他为散文家,而不是翻译家,这当然和他的兴趣有关。他对于自己几十年翻译官方文字的作为感到无奈,更愿意自由挥洒,随意而为。

施康强很注意不同领域的翻译,并作出简洁点评。例如,他颇为赞赏电影界的翻译,因为电影具有更大的市场效应,电影的名称要抓住观众的心理。以前好莱坞的片子在上海公演,有关公司便会招待一些文人先期观看,在宴席之后沐浴休息,再邀请他们分别说出片名,再张榜公布,赢得观众。施康强认为,诸如《魂断蓝桥》《孤星血泪》《三个火枪手》的译名,电影翻译家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文学翻译家学习。

2019年秋,英国的议员还在为脱欧吵吵嚷嚷,每晚的议会都上演一场牵动民众血压的政治连续剧。在普通人家,亲人间也因立场的不同,争执、隔阂、怨恨。在不少夫妻之间,脱欧成了忌讳不提的话题,或者成了彻底散伙的导火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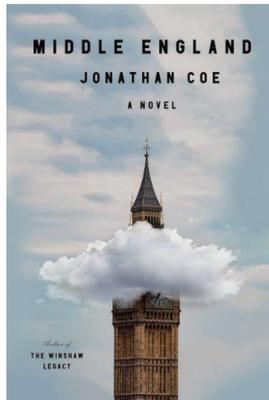
在早一年的2018年秋,乔纳森·科伊出版了《中间的英格兰》(Middle England)。他沿用了之前作品中的人物,《二混子俱乐部》(The Rotters' Club)和《小圈子》(The Closed Circle)中的本杰明、道格拉斯、克里斯托弗等,镇静地拿起了脱欧这个滚烫的话题。前两部集中于这些上世纪70年代就读于伯明翰文法学校的孩子的人生经历,而《中间的英格兰》则是借这些人物的表现来表现社会、政治、历史的图景,被评论者称为“国情小说”(state-of-the-country fiction)。

2019年科斯塔图书奖的评委认为《中间的英格兰》是“应和当今时代的最佳小说”,获得了科斯塔年度小说奖。《中间的英格兰》剖析的是现时的新伤,从2010年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开始,经过盛行多元文化、举办伦敦奥运会的2012年,最后推向2016年6月那场历史性的脱欧公投。之后,时代大震的余波毫不减弱地继续回荡着。

作为“国情小说”,书名中的“Middle”涵括了地理、社会、政治、历史等多种层面。“中”指的是地理位置上的英格兰中部、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中产阶级,以及年龄阶段上的中年。地理概念上的英格兰中部地带,由东西两部分组成,包括伯明翰、莱斯特、诺丁汉等城市。这一带继承了18、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传统,是英国经济文化的重要地带。可是,媒体表现中的英格兰地域形象,经常以南北来分别,南部属于稳定规范的建制,人多富裕;北部则是勉力维持生计,以工人阶级为主。中部则成了不南不北也是可南可北的一带。贯穿英国南北的主干道M1,从伦敦一小时车程的密尔顿·凯恩斯开始,便以南、北来标识,仿佛中部并不存在。伦敦人的地域偏见更是视伦敦以北皆为北方了。在伦敦任教的索翰招呼从伯明翰过去的老朋友索菲,“天哪……你看起来脸色苍白,病恹恹的。一定是那可怕的北方天

封城之时读《中间的英格兰》

□应雁



气给害的。”而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中产指向典型的英格兰城郊和乡村,传统的文化、连绵的绿地和红砖的屋。科伊在开篇描绘了中部沿途的风景:“他们驾车穿越英格兰中部的中心地带,一路大致循着塞文河,经过布里奇诺斯,埃尔维里,夸特,大温洛克,克雷塞奇。这一路平淡无奇,不会让人留下任何印象,唯有的一些句点是沿途的加油站、酒馆和园艺中心。还有一些文化遗产的棕色路标,在无聊的行路人的前方晃悠着更远处的诱惑——那儿有野生动物园、国家信托的老宅大院,还有植物园。每一个村子的入口竖着村名的标牌,闪着限速的提醒。”这些典型的英格兰中部中产的村子里的人口构成以白人为主,过着相对舒适稳定的生活。政治倾向上也基本在中间的两侧,稍左稍右,或是视情形左右摇摆。

中年的英格兰50来岁,在年龄上承前继后,夹在保守的上一代和反叛的下一代之间。大选临近,本杰明还没法定该给哪个政党投票,而他八十几岁的父亲毫无例外地继续支持保守,大学生珂丽则是社会主义者工党领袖科尔宾社团的积极分子。这一代中年人经历过的半个世纪,他们出生于渐渐摆脱了二战阴影的60年代,成长于连续罢工动荡的70年代、社会分裂加深的80年代。到工党执政的1997年左右,他们初为父母。

这部从4月开始的小说,无法让人不想起艾略特《荒原》的首句,“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”。这个混合着“记忆和欲望”的季节,“搅动着”不知什么样的旧土,催发什么样的新芽。小说三部分的章节名都指向悠久地盎然着绿意的英格兰:“快乐的英格兰”“深处的英格兰”“古老的英格兰”。三者意思相近,反复唤起那怀旧的乌托邦,工业革命现代化列车飞速驶来之前的田园风光,是华兹华斯的诗、哈代的小说、康斯太勃尔的画、拉尔夫·沃恩·威廉斯的音乐。小说一开头已经借用一场老人的葬礼、一曲《再见了,古老的英格兰》道过别,而这首挽歌似乎余音萦绕不去,以空为实,提醒人们缺位的存在。现时的英格兰处在对过去的“记忆”和未来的“欲望”之间,或许也可被认作是又一层含义的“中段”。

写脱欧这场时代风潮的作家,不止科伊。伊恩·麦克尤恩的《蟑螂》(The Cockroach)以卡夫卡式的怪诞写了一出荒唐的闹剧,讽刺脱欧强硬派。而科伊本人虽然留欧的立场鲜明,但小说的描述却是几近社会学教材的写实,不失公正理性,慎重地以“中”为轴线,方方面面地呈现、阐释南北、左右、滞留和老中青等的立场背景。科伊借助一个次要情节,不失自嘲地指出作家的尴尬。本杰明几十年的心血,一部长达5000多页的小说,砍掉了历史背景和音乐创作的现代元素,变成了一部叫做《无刺的玫瑰》的自传体爱情小中篇,却得以进入主流的文学殿堂——布克奖入围名单。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,无论是什么主题,总是要落实到个体的人。《中间的英格兰》可以被读作是一个时代、一个社会的卷轴,可上面的人物性情姿态各异,演绎着人类有关亲情、爱情和友情的永恒主题。中年的作家写中年人特别让人笑得含泪。本杰明想回到青春初恋、血脉偾张的一刻,躲入纳尼亚式的“魔衣橱”,走进时光的隧道。科伊也忍不住借用他创造的人物来疗愈脱欧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创伤。伦敦的索翰去了英格兰北部的达勒姆,他在伦敦金融区工作的爱人也尾随而去。左倾留欧派的大学老师索菲和工人阶级退欧派的丈夫也复合了。也许科伊让英格兰重新聚合的愿望太强烈,忍不住写了一个预产期在脱欧日2019年3月29日的宝宝。“美丽”的宝宝可能诞生了,但脱欧没有按时发生。直到年底,鲍里斯·约翰逊赢得提前大选,坐稳首相职位后,脱欧进程才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开始。这本当是退欧进程占领头版的春天,忽然因了一场不明缘由的疫情,被禁了足,宅在了家中。在病毒这一人类共同的敌人面前,“社会”重新回归到人类共同体的概念。4月5日晚上,快94岁的英国女王出来讲话,感谢工党于1945年创立的国民医疗体系,感谢保证生活基本运作的工作人员,也感谢乖乖待在家中不乱跑的民众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面前,政治分歧搁置了,唤起二战期间的全民团结,宣扬“自律、含蓄的幽默感和同情心”的民族共同性。《再见了,古老的英格兰》末句唱道:“我曾经坐过自己的马车,有着仆佣替我驾乘。这下我在狱牢,不知道该往何处转身。”音韵还在回响,历史从不会缺席。解封后,英格兰会往何处走。在这最残忍的4月,我们只能等待会有美丽的新芽。

■书讯

译林出版社推出《万有引力之虹》全译修订本

近日,译林出版社重版推出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家托马斯·品钦的代表作《万有引力之虹》精装全译修订本。这部被誉为超越人类智识的伟大小说,阔别多年,再次归来,引发读者关注。

《万有引力之虹》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巨著之一,也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绕不开的长篇经典,1973年出版后曾引起极大争议,普利策小说奖因此空缺。作为一部“后现代史诗”,它以百科全书式的叙述,洞若观火地分析了现代和未来社会运行的机制。在著名评论家、《西方正典》作者哈罗德·布鲁姆看来,作者品钦是当今美国小说家中最有活力、成就最少存疑的。他尖锐地指出:“我们目前正处于品钦的时代,一个人造物和偏执狂的时代,被系统控制。”

小说情节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,内容从社会学、历史学、性心理学,到数学、化学、物理学、弹道学、军事学,几乎无所不包。作品中有400多个人物出场,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和轴心国的将军和士兵、科学家、技术精英、财阀头脑、特工、妓女、土著人种,70多个场景的发生地点遍及南北美洲、非洲、中亚、东欧和西欧,眼界极为开阔。庞大的知识体系和晦涩、艰深的写作手法,为文学评论界带来了无数的话题,也为普罗大众的阅读设置了极大障碍,让它成为“挑战高智商”这一阅读类型的代表作品。有评论表示,“出版近50年,没有人敢说真正读懂了这本书,更没有人敢就此错过。”

21世纪初叶,译林出版社开始系统地翻译出版品钦作品。2008年,《万有引力之虹》简体中译本面世。首版面世之后,译者张文字对首版译文又做了一次全面修订。译者修订完成后,译林出版社邀翻译家、后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但汉松

领15位英美文学方面的译者、学者,对全书进行了细致校订,并补加注释。译林出版社有关人士表示,首版12年,绝版5年,《万有引力之虹》之所以一直没有加印,以至于很多读者误以为版权已经不在译林社,是因为编辑和译者一样,希望竭尽可能做一番修订。对《万有引力之虹》这样一本经典、迷人又难懂的文学巨著来说,诠释是永无止境的,正如译者张文字所认为的,只有不断去改善,才能向传说中的“完美”艰难靠近。(宋 闻)



歌德像(毛笔·墨)

歌德书桌(钢笔)

外国文艺家藏书票 罗雪村手绘

世界文坛

SHUIE WENYUAN